

电焊熔渣多久引燃棉被?

本报联合消防部门做了个实验



工作人员进行焊接作业



棉被很快被引燃



火星熔渣温度高达937°C

本报记者 陈立波 见习记者 刘君怡
通讯员 邵琦 沈燕斌

本报讯 电气焊作为一项明火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一旦违规操作,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4月26日上午,本报联合省消防救援总队和湖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进行一场焊接、切割作业火灾直播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只需几秒钟,焊接熔渣便将棉被和杂物引燃。

实验在湖州市吴兴区一处空旷的建筑工地进行,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施工现场常见的电焊机、角磨机以及红外线测温仪、秒表和棉被等若干易燃杂物。

一切准备就绪,工作人员爬上3米高的脚手架,模拟在易燃物上方进行焊接施工作业。火光四射的同时,大量熔渣夹杂着火星掉落到了下方的棉被上,立即飘起青烟。

约10秒钟后,下方的棉被上出现微弱的明火,现场消防员立即示意停止作业,并上前将明火扑灭。消防员告诉记者,根据《焊接与切割安全》GB9448-1999国家标准,焊接、切割作业的防火要求是距离不少于10米,确实无法达到安全标准的,需向职能部门进行申请,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但实际工作中,这项措施往往被忽略,导致不少火灾惨剧的发生”。

为了测试不同施工距离对火灾发生几率的影响,工作人员将施工高度降低至1米进行同样的操作。这一次,一阵火光四射,下方的棉被多处位置同时被引燃,火势蔓延速度较前一次要快得多。“很明显,距离越近,火灾越容易发生。”消防员拿过一旁的红外测温仪对地上的熔渣进行测温,结果显示高达937°C。

“别看现在火势蔓延并不快,这是因为现场环境已经被我们处理过了。”消防

员解释,在日常的施工作业过程中,现场不但会有大量易燃的杂物,还会夹杂着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哪怕是一点点火星,都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火灾和爆炸。

随后,工作人员又开始模拟工地上常见的切割作业。经过现场多次尝试发现,随着作业距离的缩短,现场虽然冒出了很多火星,但堆放的易燃杂物却没有被引燃。这是为何?

“关键在于师傅的手艺。”正当记者纳闷时,消防员道出了答案。原来负责此次实验的师傅是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的,他角磨机的砂轮切片切割产生的火星并没有夹杂着铁屑,火星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没有足够的温度是烧不起来的”。

消防员介绍,电气焊属特种作业,相关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我国消防法也规定,进行电

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的规定,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可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下拘留。



稀里糊涂当事人 护犊心切两支书

王所长的调解下,丽丽和妹妹有了户口

(上接1版)

劝和不劝离,王勇一开始还想继续撮合两人,但遭到了拒绝。于是,调解重心转移到有身份争议的丽丽身上。

虽然丽丽不是亲生,但王强一家早已视她如亲生,难以割舍。丽丽的生父究竟是谁?张英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她说她很爱女儿,想带回家去抚养。两边争着要丽丽,稀里糊涂的两个当事人,对抚养权、抚养费等根本扯不清楚,“护犊心切”的村书记在一旁看得着急,争相补充意见,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旁人看着,还以为两人在吵架。

最终,张英家在补偿王强家2万元抚养费后,将丽丽领回了家,丽丽的妹妹则继续由王强家抚养。

厘清了抚养关系,两个孩子的上户口问题算是解决了。

“王所长又来啦!”4月21日,王勇和同事们拎着新书包、玩具等,再次来到官田村,村民们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原本张英一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随着去年张英母亲离世,如今张英又因要照顾孩子不能外出打工,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张英50多岁的父亲打零工维持。

为此,王勇和同事们总是放心不下。丽丽来到张英家生活后,王勇和同事们往官田村跑得更勤了。丽丽的户口,就是王



勇他们跑前忙后帮忙办理的。王勇他们还主动对接了当地民政部门、残联、妇联等,如今,张英一家的低保、残疾证的申办已经启动。

得知王勇他们来了,储岳中也赶了过来。看着张英熟练地为丽丽擦脸、扎头发,丽丽拿着新玩具黏在张英身上叫“妈妈”,大家都很高兴。

而7公里外的芦士村里,王强也在方黎伟的引导下,顺利为女儿办好了户口、医保。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基层干部,就是要把群众的“点滴小事”当成“心头大事”去干。在这个案件中,记者看到了基层干部为当事人跑前忙后、尽职尽责,奋力托举的姿态;看到了基层干部紧绷“安全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责任担当;也看到了群众对干部的充分依赖与信任,一幕幕都令人动容。

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反思:如何更好保障智障人群权益?我国是最早一批批准签署《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家,并依据宪法设立了残疾人保障法等提升及保护残障群体权益的法律。但近年来,“河南55岁男人娶20岁智障女孩”“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等事件无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智障人群,特别是智障女性,其基本权益保障工作存在漏洞,相关法律落实不充分、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智障人群权益保护不能仅凭遇见的“好干部”,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刚性的约束以及慈善机构的发力。